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研究

——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调研数据

谭天宇 孙萌 李辉涛¹

(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基于南京市多个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 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中风险性金融资产仅占 13.4%, 且配置种类较为单一, 多数家庭仅投资了一种产品。这种不合理不完善的配置模式与农村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与不健全的金融机构及社会保障体系有一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以期促进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合理化配置, 从而推动农村金融高层次、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农村家庭 金融资产 资产配置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 居民整体收入持续增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减小。根据 2021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 近十年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0.6%, 年均增速比城镇居民高 1.8 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从 2010 年的 2.99 降低到 2020 年的 2.56, 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虽然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 但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却十分不合理, 财富收入水平与财富管理手段存在不匹配的现象。根据经济日报社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2019》, 家庭实物资产中房产占比达到 70%, 金融资产中无风险低收益的现金和存款占比 88% 之多。

国内外的现实经验数据表明, 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对家庭资产保值增值、财富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 家庭参差不齐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源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 农村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受限, 农村居民无论是金融市场参与率还是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的配置比例均比城市居民要低^[1]。单一化的资产配置结构不仅制约了新时期农村居民财富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还不利于金融市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进一步聚焦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为此, 在当前农村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下, 本研究旨在从微观层面了解当前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 直观感受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以为农村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可行思路, 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提供合理建议, 从而推动农村金融高层次、多元化发展。

1 调研实施情况

2021 年暑期, 调研团队就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在南京市多个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在抽取农户样本时, 按照《南京

作者简介: 谭天宇 (2001—), 女, 安徽宣城人, 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 孙萌 (2001—), 女, 山西大同人, 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 李辉涛 (2001—), 男, 山东临沂人, 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202110307092)

统计年鉴 2020》分区地区生产总值(2019 年)由高到低排序后分为两组,在每组中随机抽取 1 个区,并在各区内随机向农户发放问卷。最终,调研团队走访了南京市栖霞区和浦口区的十余个村,在各村村民委员会的帮助下,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357 份,其中有效问卷 342 份。采用 Stata15.0 软件对所得到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问卷包含了受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基本信息。其中,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健康水平等;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家庭规模、子女个数、年收入水平、房产数量、负债、保险、金融资产配置情况等。问卷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设置了问题,一方面可以了解南京市农村家庭的基本构成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从数据之间的关系探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形成原因。

2 调研结果统计

家庭总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两大类,实物资产主要指用于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的资产,包括房产、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等,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债券、股票、基金、理财产品、黄金、外币资产等,其中现金和存款属于无风险金融资产,其他资产属于风险金融资产^[2]。根据调查结果,整理出江苏省南京市农村家庭户均金融总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相关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状况。

2.1 部分家庭仍没有配置金融资产

样本数据显示,约 8%的家庭没有配置金融资产。没有配置金融资产的家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户主年龄较大,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农,家庭年收入均在 30000 元以下。其收入只能维持日常开销,几乎没有储蓄。另一类主要为刚刚建立的年轻家庭,其储蓄几乎都用于买房,每月收入除日常开支外,大部分用来偿还购房贷款,尚未有资金结余。

从数值上来看,户均金融资产约为 11 万元。其中,70%左右的家庭所配置的金融资产小于平均水平,近 40%的家庭金融资产数额小于 5 万元,约 6%的家庭金融资产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标准差近 20 万元,贫富差距较大。虽然我国已实现全面脱贫,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仍然存在部分农村家庭收入只能维持温饱状态,没有闲置资本去进行理财。

低收入农村家庭的几乎全部资金都用于住宅、饮食起居等日常开销,且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而高收入农村家庭才拥有闲置资金,并有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机会,风险承受能力也相对较高^[3]。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家庭财富水平与风险资产配置呈正相关,低收入家庭以配置无风险资产为主,相比而言高收入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显著提高^[4]。金融门槛的存在使得有意愿配置风险资产的低财富家庭对金融市场望而却步。整体来看,我国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状况会因大量的低收入家庭而不完善。

2.2 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较低

受调查的农村家庭中无风险性金融资产平均金额为 95802.6 元,占总金融资产金额比例为 86.6%;风险性金融资产平均金额为 14825.7 元,占总金融资产比例为 13.4%。在金融资产中,无风险的存款和现金占了绝大多数。

具体来看,受调查的家庭中有 18.7%的家庭配置了风险性金融资产。其中,有 2.92%的家庭配置了债券,户均 359.06 元;6.43%的家庭配置了股票,户均 3020.47 元;14.04%的家庭配置了基金,户均 2704.68 元;17.54%的家庭配置了理财产品,户均 8751.46 元。与 CHFS2019 年数据不同的是,样本中配置理财产品的家庭较多,可能是因为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风险性低、收益稳定的银行理财产品能够较大程度地满足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需要,从而逐渐更受欢迎。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上有较大差距。在 35 个 OECD 国家中,仅有 8 个国家的无风险金融

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超过了 50%；在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北欧国家，如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中，该比例分别为 19.34%、19.95%、31.14%和 38.75%，均处于较低水平。

居民资产财富一方面依赖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则依赖于财产性收入。根据调研情况来看，农村居民在配置家庭资产时，多以流动性差的实物资产和存款储蓄为主，虽然物质财富可以给居民带来一定的满足感，但由于通货膨胀因素，物质财富增值空间并不能抵消物价上升，很难达到资产增值保值的目的。没有参与金融市场的家庭将无法享受到金融创新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对于居民财富收入增加是十分不利的。

2.3 金融资产配置种类单一

在除现金、存款以外的风险性金融资产中，仅有两成的家庭投资三种及以上产品，而过半数的家庭仅投资一种产品。农村居民家庭的投资品种较为单一，投资组合的手段运用较少。其中，配置最多的风险金融资产是理财产品和基金，这也是风险相对较小的两类产品。而美国 61%的居民投资三种以上品种，除风险较高的股票之外，还投资如共同基金、保险等多种低风险固定收益的金融产品，资产组合有效分散。与美国相比，我国居民的投资形式就显得十分单调。我国家庭金融投资组合风险明显两极分化，呈现“U”型分布，近 50%的家庭投资风险为 0，而投资风险较高的家庭也有很多，即投资保守和冒进型家庭占比大，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则并非如此^[5]。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多样化投资能够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把资金投资在多种项目上，能够减少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单一化的投资组合和“U”型的风险分布会使家庭投资风险过于集中，不利于中国家庭财富水平的持续增长。一方面，以配置无风险或低风险金融资产为主的保守型家庭无法充分享受经济金融发展成果；另一方面，配置太多的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冒进型家庭财富缩水的可能性相对更大，不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发展。

3 原因分析

3.1 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缺乏一定的金融知识

在调查过程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不知道什么是金融衍生品，有些甚至将债券与负债混为一谈。样本农村居民家庭配置的风险金融资产也仅限于债券、股票、基金和银行理财产品这几种。

这与农村地区普遍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有一定的关系。样本数据显示，学历在高中以上的男性户主仅占 32%，而学历在高中以上的女性户主更少，仅占 26%。尽管当前义务教育学龄人口教育状况不断好转，对农村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但客观上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区域义务教育水平均衡发展和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任重道远。

根据卢亚娟等^[6]的研究，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参与度和持有比例有积极影响。张哲^[7]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占比的贡献率分别是 16.62%、24.66%、15.34%。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投资风险较大的金融产品。由此看来，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广度和深度均具有积极影响。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部分家庭，由于认知能力受限，相应地对股票、债券、基金的基本原理等了解较少，对金融工具的风险和收益缺乏正确的认知，更关注风险而忽视了收益，从而仅限于传统、保守的投资决策，例如仅进行储蓄等。再者，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往往不会合理规划家庭的投资决策，不懂得分散化的投资组合理念，所配置的金融资产较为单一，投资风险较为集中。因此，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在家庭投资决策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不完善

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重视金融市场的建设，金融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相比，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突出表现为金融工具品种少、结构简单，这也成为新阶段制约家庭资产配置多样化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于农村金融市场这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使得农村居民缺乏合适的金融投资工具渠道。

在调查中发现，农村除了银行，几乎没有其他的金融机构，证券机构很少在农村设有营业部，就连为数不多农商行、农信社，也都主要以存取款和信贷业务这类基础业务为主，其他业务如保险业务和期货业务很少。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对外贸易业务和电商业务涌现，但目前只有少部分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有承办此类业务，绝大多数的农村金融机构仍然局限于基础业务，广大农民的需求无法被满足。可以说，单一的农村金融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当今农村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8]，存在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在投资理财等金融知识普及方面，农村也存在滞后现象。金融机构的宣传很少，对农村地区不够重视，致使一些虽然手有余钱的农村家庭囿于知识水平，缺乏对金融产品的了解，只是单纯地将钱存进银行，无法享受到普惠金融发展成果。一方不了解，一方不重视，此般恶性循环将使得农村家庭很难参与到金融市场中。

3.3 房产投资繁荣，挤出部分金融资产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近 20 年来我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从 2001 年的 2170 元升至 2020 年的 9860 元，翻了四倍之多。房子作为刚需商品，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其他资产配置。根据已有文献，房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挤出效应，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房产占据了大部分的家庭资产，使得家庭资产的流动性较弱，带来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在预防性或谨慎性动机下，更显著地挤出了家庭金融资产^[9]。

在房地产市场长期繁荣和传统投资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居民家庭更倾向于配置住房资产，房产金额占家庭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70%。房价持续上涨的趋势也使得越来越多仅拥有一套房的家庭不再满足住房消费的需求，转而加入到住房投资大军中。调研数据显示，3.5%的家庭没有房产，71.3%的家庭拥有一套住房，25.1%的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

目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产品尚未普及，房产投资具有高负债、难以变现、流动性低的特点。同时房地产投资受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作为资本、资金密集型行业，资本向房地产市场过度倾斜，这将使得微观家庭投资风险集中，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高质高速发展。

4 相关建议

4.1 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

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家庭金融知识水平也较低，在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及教育氛围下也很少会接触到金融理财知识，这使得他们对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知之甚少，在面对金融产品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和偏见。而金融知识越高的群体，越懂得通过投资组合来降低其投资风险的集中程度，更有可能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水平相符合的金融产品。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农村地区的金融知识宣传工作力度，可以通过讲座、培训班以及系列活动等多种形式宣传金融知识。同时，官媒还可以通过抖音、快手等下沉平台进行金融产品和理财知识的讲解。此外，村委会等相关部门还可以安排定期访谈交流工作，收集农户的具体金融需求，并及时反馈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可以据此针对性地进行宣传。

4.2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一是增加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数量。我国应在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让多种类型的金融服务机构共同发展，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抵押担保公司等，从而使更多普通家庭能够参与到金融市场之中。此外，通过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金融服务机构建设提供保障，让金融机构看到在农村发展的前景，从而吸引其前来投资。

二是丰富农村金融服务类型。为此，金融服务机构应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探索新型的金融服务，契合农村地区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之间还可以加强合作，在有效分担风险之外，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联合推出更多的新型金融服务品种。此外，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还可以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运用到金融服务中，从而丰富农村金融服务的种类。

三是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政府部门应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依法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规范民间借贷，鼓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同发展，阻止影响社会安定、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同时要提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确保金融工作落实到位，消除农村居民对金融机构的戒备之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4.3 完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居民金融资产配置中大部分是无风险低收益的现金和存款，一方面是因为居民主观风险偏好较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处于较低水平，居民需要自行承担大部分的医疗、住房、教育等支出，为此不得不进行储蓄来满足预防性需求，抵御未知风险。

健全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帮助人们抵御风险，降低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从而提升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提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意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提高金融稳定性，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政府部门应履行相关职责，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在社会福利方面，要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健全老弱病残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机制，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社会救助方面，要扶贫济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挥社会兜底线的作用，实现人民最低生活保障；在社会优抚方面，要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对军人、烈士及其家属和遗属进行安置和优待；在社会保险方面，要统筹规划便民利民的社会保险体系，实现全民参保，尽可能地防范工伤、医疗、养老、失业、生育风险。

参考文献:

- [1]卢亚娟, Calum G. Turvey. 中国家庭风险资产持有的影响因素及城乡差异[J]. 财贸经济, 2014(9): 72-81, 35.
- [2]赵志君. 金融资产总量、结构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00(3): 126-136, 149.
- [3]刘国鑫, 杨光辉, 王迎静, 等.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J]. 对外经贸, 2020(3): 69-73.
- [4]吴远远, 李婧. 中国家庭财富水平对其资产配置的门限效应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9(3): 48-64.
- [5]路晓蒙, 李阳, 甘犁, 等. 中国家庭金融投资组合的风险——过于保守还是过于冒进?[J]. 管理世界, 2017(12): 92-108.

-
- [6]卢亚娟,殷君瑶.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1,18(3):70-80.
- [7]张哲.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财富效应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0.
- [8]吴婷.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2(8):122-124.
- [9]周雨晴,何广文.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2):76-87,159-160.